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六十六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 紀昀等編纂. — 影印
本.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00-09184-7

I. ①影… II. ①紀… III. ①四庫全書 IV.
①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2) 第 059042 號

策 劃: 方應權

責任編輯: 楊良志 蔡紫昀

責任印製: 宋 超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 紀昀等編纂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總發行

北京鴻博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十六開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印張: 七五〇〇〇印張

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陸拾萬圓整

ISBN 978-7-200-09184-7



9 787200 091847 >

本冊目次

尚書稗疏

清 王夫之撰……………一

尚書古文疏證

清 閻若璩撰……………一二七
閻詠輯

附錄：朱子古文書疑

古文尚書冤詞

清 毛奇齡撰……………五四三

尚書廣聽錄

清 毛奇齡撰……………六三一

尚書埤傳

附書經考異

清 朱鶴齡撰……………六八七

卷首

卷末：古文尚書逸篇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稗疏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瞻泰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鄭夢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尚書稗疏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稗疏四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

詮釋經文亦多出新意其間有失之太鑿者

如謂虞書自夏擊鳴球以下至庶尹允諧皆

韶樂之譜以詠二字貫下祖考來格三句為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稗疏
提要

升歌以配笙瑟之詩鳥獸蹢躅為下管之所

舞鳳凰來儀為第九成吹簫之所舞百獸率

舞庶尹允諧為樂終擊磬之所舞又謂作歌

虞歌即大韶升歌之遺音變以被之管弦者

故繫之庶尹允諧之後前數語不用韻如樂

府之有艷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韻者如樂府

之有詞其說附會支離全無文義其論洛書

配九疇之數以履一為五皇極而以居中之

五為一五行雖推行百端畫國立說終于經

文本數相戾其于地理至以崑崙為洮州之

胭脂嶺尤為武斷然如蔡傳引爾雅水北曰

洎實無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則推其致悞之

由以為訛記孔安國涇屬為洎之傳謂禮非

周禮之禮類非周禮之類五服五章亦不以

周制解虞制與陳第論周之五玉不可解虞

之五玉者同一為古人所未發引雙相之射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義
提要

證侯以明之謂以與射不與射為榮等非以

射中不射中為優劣因引周禮日月辰次正

泰誓十三年為辛卯引說文大戴禮記證蟻

珠非蚌珠蔡傳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禮王府

供王食玉證王食引左傳證奄與淮夷為二

引喪大記證狄人引說文美字之訓以解美

若駁蘇軾傳及蔡傳之失則大抵詞有根據

不同游談雖醇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乾

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義
提要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疏卷一

虞書堯典

岳州王夫之撰

中星唐一行以堯演紀之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推北
正虛九度為秋分昏中南至星七度為春分昏中東正
房二度為夏至中星西正昴七度為冬至中星以理數
求之有不然者今以一行所測度量之冬至日在虛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疏

二

度而中星在昴七度則春分日當在胃十一度夏至在
柳十四度秋分在氏九度而虛一度之去昴七度胃十
一度之去星七度柳十四度之去房二度氏九度之去
虛九度其遠近多寡之不齊或差一度或差二度未有
準也若用郭守敬所測度數合之則參差益甚今大概
而言冬至日躔之次與秋分昏中之星恒差一宿雖二
十八舍度數多寡之不同而考之月令月令中星以節
言故曰仲冬昏
東壁中應家與此星鳥星昴則無有不然者以秋分昏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疏

三

虛中求之冬至之日其躔於女必矣故郭守敬推堯演
紀日在女虛之交以破從來躔虛之說亦可於此徵之
也日在女末而中星在昴蓋一行測度不如守敬之精
虛實八度九十五分而一行割女之一度零五分以為
十度且西至大梁四十四度三分則因以昴六度彊為
中而不在昴七度則亦兩端交縮而日在女十一度昏
中昴六度相去百度亦與三仲之日躔昏中若合符契
矣若一行所云冬至昏中實在胃二度夏至昏中實在
尾十一度而昴七度冬至昏在午東十八度房二度夏
至昏在午西十八度則晷之長短使然而經所云者以
四序進退不踰午正非必以人間之昏旦為昏旦此其
說於理數皆合不必如鄭氏坐北面南嚮明出治之說
取必於所面之午也今為改正日躔昏中星度於左
冬至日在女十一度西正大梁昴六度為中以晷短故
昏中胃二度臨午 春分日在胃十三度弱昏中張二
度合午 夏至日在柳十二度彊東正大火房二度為

中以晷長故昏中尾十一度臨午 秋分日在氐十度弱

昏中虛八度彊合午

郭測虛實八度九十五分無九度

四嶽 朱子言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故通九官十二

牧為二十二人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

九官之長四岳乃十二牧之長堯咨四岳巽朕位不成

堯欲以天下與四人其說本於蘇氏古史而蔡氏因之

以實求之四岳實四人而非一也十二牧分治諸侯而

統於一人則此一人者豈不代持天子之權哉帝王命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經傳

三

官法函三為一之義而以一統三則以四統十二主於一

人則公天下之心亦於是而可見矣

九族 漢孔氏以高祖洎玄孫之親為九族蔡氏用之

林少穎以為如此止是一族其說良然且夫人即壽考

未有下見玄孫者且以同出高祖三從之兄弟為高祖

之族則必以出於玄孫者為玄孫之族愈亦遠矣若以

與高祖玄孫為等輩者謂之九族則當云世而不當言

族乃一家九輩一時並存亦世少有所傳張公藝之

事亦謂九代不析產非一時同在之謂況史臣所紀在

堯未耄期之時其不得有玄孫之裔亦明矣故少穎以

父四母三妻二言之而朱子亦以為然其說本於白虎

通與杜預左傳集解今考諸爾雅有姑王姑曾祖王姑

高祖王姑從祖姑族祖姑則是父族六也母之考妣與

從母母族三也妻則父母二族而已其異於林說者本

族不與至親不可與他族齒也無姊妹之夫女子之夫

姊妹年與已近女小於已尚未有族也外王母之母族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經傳

四

與妻母之母族不與者族愈疏也較之白虎通所說於

理為長

日月星辰 經言日月星辰繫辰於星之後則辰者日

月五星次舍之統詞其以治歷則今七政歷所推日月

及木火土金水所入之度是已國語記武王伐紂之歲

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

龜歲

木

月日辰

水星土

者言三辰也鶉火

張星

天駟

析木

斗

柄建天

龜皆辰也而唐孔氏乃曰舉其人之

所見謂之星論其日月所會謂之辰則是以二十八宿為星而非五星合朔之舍為辰而非日躔月離五星出入伏留之次其疎可知乃蔡氏因其說而曰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則尤為不審夫日躔與合朔之不齊明矣十二次者孔穎達所謂正月會亥辰為娵訾二月戌降婁三月酉大梁四月申實沈五月未鶉首六月午鶉火七月巳鶉尾八月辰壽星九月卯大火十月寅析木十一月丑星紀十二月子玄枵也今按此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義

五

十二辰者日躔之次而非與月會之次也蓋日日行一度則一月之日行三十度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六百七十三分二秒秒母則所躔之次沿一歲十二中兼氣盈而後可分為十二也若月行度數歷家自有推月離之術與日躔異月日行十三度有奇其周天以二十七有奇而合朔以二十九日有奇如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非十一月之合朔亦在女末虛初也以冬至日躔與十一月合朔勘之如唐開元十二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癸未冬至日在斗九度半上推本月合朔已相去二十七度月之會日當在尾十二度又如隋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午冬至其時日在斗十二度上溯本月合朔已相去二十度則月之會日當日躔尾十四度之時而會於析木矣倘以冬至後十二月合朔言之如劉宋元嘉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乙巳冬至下去合朔二十七日陳太建十年十一月五日戊戌冬至下去合朔二十五日元嘉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末太建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太建十年十二月朔日會月於女五度元嘉十九年十二月朔日月會於女初度雖同在星紀而相去已遠又如至元十七年庚辰歲十一月二十日己未冬至日躔箕十度為析木之次而十一月合朔之日己亥日尚在斗十五度為星紀之次則日躔與日月會次原不相侔而已未冬至之日去己亥合朔二十日其日夜半後月去斗十五度二百六十七度有奇日在析木月已在大梁矣此固不可以十二次為日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義

六

月相會之度審矣若云日躔者在此十二次而日月會者亦不離此十二次是十二次為虛設之詞何不竟言天而必曰辰耶況夫五星次舍亦可以十二次求之豈必日月然歷家終不以十二次步月與星者則以十二次之設原因一歲十二中而設分周天為十二以紀一中三十日六百七十三分有奇日行之度而閏積成月則一年而日月之會有十三次者不可以十二限之況五星之疾遲不恒者乎蓋日有日之辰月有月之辰五星有五星之辰而其相與為會者又各有辰十二次者日躔之辰也而非月與五星及其會合之辰也抑孔氏所云正月會亥辰為娵訾則又據漢太初訖唐開元冬至日在斗而言爾若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十一月在玄枵十二月在娵訾正月在降婁迨至元丁丑郭守敬推得日在箕十度以六十七年歲差卻一度求之訖萬歷辛亥歲已差五度計今冬至太陽所躔已在箕四度則十一月析木寅十二月星紀丑正月玄枵子與堯時相

去已二舍而較孔穎達之時相去已一舍矣然則穎達以李唐之日躔為陶唐之日躔且以限將來之日躔其亦未通矣乃今之為六壬之說者不知雨水日在子猶以正月亥將推之求其億中也不亦難乎
娵訾 蔡註引爾雅曰水北曰汭今按爾雅並無此文蓋孔氏涇屬渭汭之傳有此言而蔡氏誤識之也金史地理志蒲州有娵水汭水漢郡國志云南流者娵北流者娵汭異源同歸混流西注而入於河則是娵汭固為二水也又許慎說汭水相入也故言雒汭者雒入河也渭汭者渭入河也然則娵汭者亦娵水入河之稱乃水之以汭名者若周禮其川涇汭亦以所源之汭水與涇並流而入渭則兩水相入之間中復有一水附入焉則謂之汭此亦娵水入河之介別有一水從中附入而為汭也蔡氏抑云娵水出河東歷山入海不知娵汭去海且數千里由河達海而非竟入於海蔡氏生長東南目所未見更不留心參考其鹵莽乃有如此者又此釐降

二女於媯汭嬪於虞於文似複堯典文極嚴簡不當作此贅句孔傳謂舜以義禮下二女之心解殊迂謬攷之後漢郡國志河東太陽吳山上有虞城皇甫謐世紀曰舜嬪於虞虞城是也太陽在今平陸縣直涑水之東南而媯汭水自蒲州入河在涑水之西北相去蓋三百餘里舜之室二女也在平陸而堯之降二女也於蒲州蓋降猶昌意降於若水之降堯以媯汭二水之地為二女食邑使即封於彼而其歸而為嬪則在舜所復封先代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義

九

虞幕之舊邑平陸之虞城也則所言降於嬪於詞意各別不嫌贅矣

舜典

四門大麓 孔傳云諸侯來者舜賓迎之朱子亦以為使為行人之職而蔡氏乃謂兼四岳之官蓋疑行人職卑非百揆所宜下兼今按古今官制之隆殺因時為上下不可以今例古若禮記所云建天官六太之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天子五官之司士在殷則與大宰司徒司

馬司空並列而周則下大夫之職殷周相踵其異已然况唐虞乎攷舜所命之九官當時之所重而大司樂在周則中大夫司服司兵在周則中士虞在周為中士衡則下士乃以命夔垂伯益者如彼其鄭重然則官之貴於虞而賤於周者豈但行人且周之大行人為中大夫漢之謁者為九卿而國初至列之雜職其員至百餘人逮後屢升不過從七品以古况今貴賤自殊蓋古者天子於諸侯敦舅父之誼則往禮而賓者所使必貴親禮使大行人勞卿戒大宗伯擯固不如後世郡縣建而天子尊可抑行人而卑之也是賓四門者固無嫌其為大行人矣倘以為四岳則堯廷固有其人師錫帝堯者是也未聞曠職胡為使舜兼之而舜攝政之初日覲四岳又豈更有一人也耶此蔡說之不可從者也若大麓之納古今積疑以理求之孔傳所謂大錄萬幾之政者是已其以為主祭者不知所主何祭小祭祀之事本有司之職納者非所職而納之謂小祀不得言納若大祭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義

上

祀則惟天地之祭不於廟中按禮郊祀社稷在喪猶越
紼而行事天子歲一見帝固不容攝其有攝者則後世
一切苟簡之為堯未耄舜未攝即欲試舜其奈何襲天
地而趨苟簡乎以人事言之則試舜為重以事天較之
則試舜為輕矣且麓者山足也園丘方澤壇皆在郊郊
者坰之外也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山既非下
足抑非高安得即坡陀以為壇乎王氏曰大麓泰山之
麓後世封禪之說附會於此封禪之說雖出不經然且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疏
卷一
十二

不登其巔乃循其麓曾何異於面牆况乎遇烈風雷雨
而懼者聖人之所以敬天威也若登高山入深林曾無
懼於風雷者血氣之勇矯飾之士皆能為之蔡氏醇謹
之儒或所未辨而謂非聰明誠一確乎不亂者不能則
夏侯玄勝於孔子而唐虞賢於王吉矣司馬遷好言機
祥而後世儒者又因六代閭主假錄尚書之名文致其
攘奪因絀大麓而從山麓之說不知堯且以天下與舜
而何有於大錄懋纂奪者之逼上並欲滅帝遷天下之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疏
卷一
十三

迹將後世有羅吉之鉗網遂謂孔子之不為司寇有八
王之擅爭遂謂周公之未輔成王誅二叔若遇風雷不
迷固不如孔傳陰陽和風雨時之說為得正而無事以
椒邱訢之勇張緒之達擬大舜之德也

類上帝 徧羣神 類之為祭在周為祈太祝掌六祈
一曰類詩云是類是禡爾雅曰師祭者是已又小宗伯
兆五帝於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司農衆以四類為三
皇五帝九皇六十四代鄭康成以為日月星辰蓋以事

類祈告而非歲事之經祀也周之郊祀一曰禋祀以祀昊天上帝蔡邕獨斷云昊天有成命郊祀之所歌也桓類禘之所歌也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此周禋類告祭之別也今考之經傳陶唐無郊祀之文其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者舜即位以後之事攝政之初自當一循堯制故此於上帝言類六宗言禋然則周之禋非唐之禋周之類亦非唐之類矣類于上帝者即陶唐郊祀之名文質異制名實異稱五禮之沿革蓋多有之

類豈非歲事之當乎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三者之異名古今無異詞也徧於羣神而言神其為天神可知孔氏乃云邱陵墳衍古之聖賢則亂示鬼於神矣羣神者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司民司祿靈星龍星之屬從乎天之類者也示與鬼之不可言神非但其名而已燎瘞沈埋腥熟之物各異焉周大祝之所為辨六號也今亂地示人鬼於一壇反絀天神不使與孔氏之謬而蔡氏從之亦未顧名而思義矣蘇氏古史乃以類禋望徧合為一祭神祇雜亂地天交通為風雨見怪物之精靈亦儼然與上帝同壇合享亂而不經莫此為甚後世園丘有列星從祀之壇固不以地示人鬼贖配上帝識者猶譏其非禮况於古之祀典惟宗廟為有合食而三辰四方羣祀百物各以其利見之時壇於相稱之位物昭其德禮殺其文自非水旱兵戎急遽疾告斷無越禮逾時之祭而雖在六祈之造次者猶必從其方位各為營兆安有如蘇氏之亂而無別者乎飲客者不以其類則既醉

而爭况聖人之以接天地鬼神者乎類於上帝周之禋祀也禋於六宗周之實柴也望於山川周之血祭沈埋也徧於羣神周之禋燎也壇異地祭異時一歲一徧舜攝堯而定其典也

巡守 巡守之不可一年而徧勢之必然雖有給辨無所取也朱子以末載歸格藝祖用特證其必然遂以衡山為非今之衡山而謂在嵩山之南既惑於漢武易天柱為南岳之邪說而不思禹貢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疏
卷一

十五

九江至於敷淺原地脉井井不可亂也嵩山之南是為唐鄧冥院以北熊耳以東一望平原朱子欲指何者培塿以配泰華耶且即移南岳而近之乃由河東以至泰安由泰安以至嵩縣由華州以至易北皆千里而遙吉行五十里必三旬而後達祁寒暑雨登頓道路天子即不卹已勞亦何忍於勞人耶往還之外館於方巖不過浹月一方諸侯皆至朝請唯日不給况能詳討其所守而黜陟之乎則亦急遽塗飾以塞責而已矣易曰至日

閉關后不省方北岳之守獨非省方之謂與此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其或然者周易所云商周之禮唐虞則不以冬至省方為嫌而一歲徧至四岳則必不爾抑或五載之內初季春東巡次季夏南巡又次季秋西巡又次季冬北巡而以其一年即冀州而治中國其云歸格於藝祖用特者舉一以該三繫於北巡之後於文宜省可以例推也王制亦有一歲四巡之說要出於漢儒不足深信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疏
卷一

十三

百姓 過密 孔傳以百姓為百官朱蔡以為圻內之民孔說是也論語所云百姓足自春秋時語不可通於往古春秋之始無駭挾柔溺皆僅稱名則大夫而有無姓者非命官也况於民乎堯典以百姓黎民分言之圻內之民豈獨不謂之黎民周餘黎民圻內之民也足知百姓非民也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制始自黃帝春秋之季上下相僭不賜而自為姓或附姓於他族附姓於他族者詩所謂謂他人父是也儀禮臣為君

諸侯為天子斬衰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唐虞喪禮大略皆簡於周棺槨葬祭古質後文喪服不宜獨重且庶人者在官之稱猶今律所謂無祿人也春秋下士稱人固別於民矣庶人則服齊衰黎民則否周制且然況唐虞乎諸侯軒縣八音始備大夫無備樂士唯琴瑟黎民不得有樂非猶今之皂隸僕厮凡婚葬而鼓吹競奏民無八音而亦何所過密過密者諸侯也以此知周之諸侯服天子斬衰而唐虞不爾諸侯之喪天子止樂而已不似王朝百官之如喪考妣也至於黎民則虞周固皆無服是以孟子言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而不及民蓋以義言之卑不敢與至尊為禮以情言之生不服勤不傳贊不見疾不養死不臨則哀亦無從而生倘以帝德廣被民報以厚則是人用其私情之厚薄以違禮而事主民即欲行之舜亦得而裁之臣不得以非所得而加之君此之謂也黎民而為天子服蓋自秦始皇強天下以不及情之哀漢文知其失而不能為之等殺概

降為二十七日之喪親若子貴若臣而一與民同其已悖矣矯枉過正則得枉唯虞周之典親踈貴賤之間一天秩也

文祖 朱子謂堯廟當立於丹朱之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按舜始攝政受終於文祖受終云者受之於堯也其不當於舜之私廟明矣唐虞夏后之先同出於黃帝唐玄囂之族也虞夏顓頊之族也故唐虞洎夏皆以軒轅為祖推本所同出則此云祖者蓋黃帝之廟也故虞夏皆禘黃帝而祭法所謂祖顓頊者則商均夏啟以後之事觀祭法言宗禹可見黃帝始正姓氏定昏姻玄囂昌意各為一族唐虞族別故二女可嬪虞而舜之受終也於黃帝虞夏同為一族故昏姻不通而禹之受命也不必於文祖而僅於神宗然則神宗者其顓頊乎若有虞之後以堯為宗則以虞氏衰微待堯而興鄭氏所謂尚德者是已虞夏以黃帝為祖而以顓頊為宗宗者即後世所謂大宗也故舜娶堯女不為無別以其

同出者在黃帝定姓氏之先而受命之所格這所同出則以著受終之有本斯以析羣疑亡惑矣

猾夏 猾無骨展體見肉以誘虎虎吞而不能齧入虎腹中自內噬穴虎腹而出俗謂之虎刺春秋傳無助狡猾此之謂也此言蠻夷者如詩言蠻荆禹貢島夷萊夷之屬非能稱兵相嚮但潛入腹裏為奸竊如猾爾故可以士師五刑流放治之不勞征戰其有所犯而聽之不以明允則有如近者楊應龍之事禍亦從此而長與盜賊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義

十九

之積小致大者蓋同故舜於臯陶申戒焉唐虞之世未有荒遠之夷窺犯邊陲之事蓋中國夷狄消長不同時以臯陶為兼主兵者失之舜所命主兵之官不見於史其後命禹徂征則六師或統於百揆而南齊職官儀云虞夏以棄居夏官司馬之職未審所据要非合兵刑而一之也

伯與 世本伯余始作衣此伯與疑即伯余余與音同然衣裳之制始於黃帝則世本所言伯余當亦軒轅時

人乃古者以字為氏如厲王時有家父桓王時又有家父則此伯與或始作衣者之苗裔以孫而蒙祖號又古善射者唐有后羿夏亦有后羿習其技者可同其名絰之工俱得名為伯余耶及斯主兵罷伯與主服工以罷服為重唐虞之所尚也故易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抑車室耒耜沿流已熟人知為之不待為之置官也乎

三十在位 舜歷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三十年下即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義

二十一

續以五十載陟方乃死史稱舜百有十歲則堯崩之明年舜即嗣為天子未嘗俟三年之喪畢也孔子稱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為世及之嗣君而言舜承堯位自當有別且云聽於冢宰則嗣子不言冢宰代言舜雖攝政而居必有位號必有官既無二天子之理又不應如王莽之稱攝皇帝為不正之名實然則升聞之日位百揆而通居攝之時位亦止於百揆也故受終之後未嘗以百揆命他人而禹作司空進位百揆則在格於文

祖之後唐虞之有百揆即周之冢宰仲長統以冢宰為堯官經傳既無所徵又與百揆職位相嫌統言蓋妄堯崩之時舜實居冢宰之位即元德顯功如禹者僅位司空舜雖欲服喪不言亦無可代已之官也即使自舜以外別有冢宰之可聽乃舜之於堯臣也冢宰之於堯亦臣也臣之服斬衰者均也舜不言而彼獨可以言乎舜受堯禪未嘗為堯後也為堯後者堯之子也堯之子服子之服則諒闇不言舜服臣之服非有諒闇及喪畢吉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義

卷一

服之禮且舜已攝而又有攝舜者亦危疑而靡定矣故月正元日格於文祖者即堯崩之明年而非三年喪畢之明年也逾年改元始終之大義蘇氏古史之致疑於孔氏者斯為當矣臣為君子為父斬衰則同而諒闇則異至若孟子避堯子之說固古今之積疑要不可使三年之內天下曠然無君臨川吳氏乃以三年之內舜未為天子而史特以紀年屬之比諸漢王入關之明年史稱漢元則曲為之說而以擾攘擬清晏其鑿甚矣

皋陶謨

五服五章 蔡元度以公九章侯伯七子男五孤三卿大夫一為五服蔡氏用之今按公之服自袞冕以下至卿大夫服玄冕而下者周制也王之服則有大裘而冕益稷篇有十二章蓋日月星辰自周以上登於衣裳至周始畫於旂為大常殊天子以大裘而不殊之以十章也若唐虞則三辰在衣其登降之數必有不同者孔氏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釋義

卷一

火大夫加粉米自周以上諸侯之爵三大夫士為二故有十二牧盾侯崇伯之稱周官亦云外有州牧侯伯是無公與子男而有牧也卿之號始見於商書則九官者亦大夫而已百僚百工則士也以降殺以兩之義度之蓋牧九章侯七伯五大夫三士二而天子之升以三者取其益隆也若以牧於天子降殺以三準之則牧九侯六伯三大夫二士一卑者數而尊者疏也二說既無可定要必居一於此兩蔡以周例虞不足為徵而孔氏以